

· 烧伤医学 60 年 ·

忆我国烧伤医学 60 年辉煌

杨宗城

【摘要】 我国烧伤医学始于“大跃进”运动时期,以上海广慈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成功抢救邱财康为标志。1962 年“大跃进”运动隐退,第七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现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烧伤基地医务人员全面总结病例,形成一套独创、有效的烧伤治疗方案,提高了烧伤治疗水平。其时创用“邮票状”自、异体皮混合移植术,上海广慈医院创用“大张异体皮开洞嵌植小片自体皮法”,开展早期分批切痂植皮,提高了大面积深度烧伤的治愈水平,自此我国烧伤治愈率居世界之首。惜乎文化大革命骤起,我国烧伤医学发展停滞。1969 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国烧伤医学才开始复苏。1978 年后,我国烧伤医学再次腾飞,烧伤理论研究起步,开始是跟跑,20 世纪 90 年代便能并跑,21 世纪有不少领域如吸入性损伤、脓毒症、创面愈合机制等开始领跑。现在,我国烧伤临床治愈率稳居世界领先,烧伤理论研究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关键词】 烧伤; 历史; 成就; 学科发展

Recalling the 60 years' glory of burn medicine in China

Yang Zongch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auma, Burns and Combined Injury, Institute of Burn Research,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8,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g Zongcheng, Email: yangzongcheng@aliyun.com

【Abstract】 Chinese burn medicine began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with the mark of the successful rescue of Qiu Caikang in Guangci Hospital (now known as Ruij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he Medical Schoo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With the fa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in 1962, medical staff of some burn bases such as Southwest Hospital of the Seven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now known a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made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n burn treatment, forming a set of original effective treatment protocols, which l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burn treatment level. The stamp-like auto-allo intermingled skin grafting was created during that period, followed by the creation of an approach called "to embed small pieces of autogenic skin into the holes of a large sheet of allogenic skin" in Guangci Hospital, Shanghai. Owing to these approaches, the eschar of extensive burns was excised in multiple times, which l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e level for extensive deep burn. Since then, the cure rate of burns of China con-

tinued to be the first in the world. Unfortunately,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rn medicine was interrupted and stopped.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1969, the Chinese burn medicine just started to recover. After 1978, the Chinese burn medicine began to rise rapidly again. Since then, the theoretic research on burns has been conducted in China, just as a follower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as a runner in 1990s', but as a leader in 2000s' in some fields such as inhalation injury, sepsis, and wound healing, etc. At present, the clinical cure rate of burns in China is ranked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burns is also among the advanced rank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Burns; History; Achievement; Discipline development

我国烧伤医学的 60 年是传奇的 60 年,因为它发端于“大跃进”运动初期,一飞冲天;是艰辛的 60 年,因为它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是坎坷的 60 年,因为它曾遭重创,几陷灭顶之灾;更是辉煌的 60 年,因为它一直站在世界烧伤医学之巅!

烧伤学科原属普通外科。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袭击后,产生数万例烧伤患者,烧伤医学才引起世人重视,美国于 1947 年首先创立烧伤中心^[1]。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使用燃烧武器,志愿军发生烧伤,我国因此才开始烧伤研究,1952 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开办烧伤整形进修班,同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烧伤研究组^[2]。但当时烧伤专业人员少,未形成独立的学科。直至“大跃进”运动期间,产生了大批烧伤患者,上海广慈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成功抢救了世界首例烧伤总面积超过 80% TBSA 的患者邱财康,并成立了烧伤病房,烧伤医学方引起我国领导重视。稍后我国各省市、军区医院以及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等均相继成立烧伤病房,我国烧伤医学才启航。

1958 年 12 月,国家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现场会,推广上海广慈医院救治邱财康的经验。1959 年 1 月,总后勤部卫生部也在上海召开现场会,推广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现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抢救一例烧伤总面积 100% TBSA 患者 42 d 的经验。1960 年 1 月,国家卫生部在重庆委托第七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



DOI:10.3760/cma.j.issn.1009-2587.2018.08.001

作者单位:400038 重庆,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信作者:杨宗城,Email: yangzongcheng@aliyun.com

大学)召开我国第一届烧伤学术会议。这 3 次会议都曾对我国烧伤医学的起步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1962 年成立了全军烧伤专业组,第七军医大学为组长单位,之后每 2 年召开 1 次全军烧伤会议,并邀请地方烧伤同道参会,为我国烧伤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59 年,上海广慈医院烧伤医务工作者主编出版的《严重灼伤的治疗》是我国第 1 本烧伤专著,具有烧伤救治启蒙作用。同年 10 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烧伤医务工作者主编出版的《烧伤救治手册》也起到烧伤救治普及作用。

1962 年“大跃进”运动隐退,烧伤患者锐减,许多烧伤病房停办,不少烧伤医务工作者改行,幸运的是保留了上海广慈医院、第七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现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现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烧伤基地。领军医师仍在,年轻骨干尤存。1962 年,第七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医务工作者,历时 1 年逐一分析烧伤病例,进行全面总结。总结中不仅肯定经验,也纠正盲目冒进的错误理念和措施,剔除不恰当或无效措施,最终形成一套独创、有效的烧伤治疗方案,扭转了烧伤治疗的混乱局面,提高了治疗水平。

20 世纪 60 年代初,烧伤治疗遇到难题,创面脓毒症成为烧伤患者主要死亡原因。国外烧伤医务工作者提倡用磺胺米隆等创面外用,提高了烧伤总面积 50%~60% TBSA 患者的治愈率,但对更大面积烧伤无效。我国烧伤医务工作者却坚信尽早切痂能预防创面脓毒症,面对自体皮源不足的问题,便创用“邮票状”自、异体皮混合移植术,治愈烧伤总面积超 90% TBSA、Ⅲ度面积 50%~70% TBSA 的患者。1965 年上海广慈医院创用“大张异体皮开洞嵌植小片自体皮法”(被国际上誉为“中国法”)^[3],才基本解决此难题,提高了大面积深度烧伤治愈水平。上海广慈医院也曾治愈Ⅲ度烧伤面积 90% TBSA 的患者,此后我国烧伤治愈率持续居世界之首。

也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烧伤学术界开始了烧伤基础理论研究,如上海广慈医院有关冬眠药物、异体皮移植、免疫排异等的研究,第二军医大学有关烧伤早期病理生理变化的研究,第七军医大学有关感染、内脏损害的研究等。当时,第七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广慈医院等单位开始组建实验室。惜乎文化大革命肇

起,我国烧伤医学发展陷入停滞。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烧伤单位停业,不少学术带头人如史济湘、黎鳌等被下放劳动;相当多的烧伤医务工作者改行;管理混乱,医师、护理职责不分;尤有甚者,将烧伤治疗简单化、伪科学化,强行推广民间所谓的祖传秘方及某部队卫生队和某医学院用中草药治疗烧伤的经验。所幸一些主要烧伤基地仍在坚持正常工作,一批中年骨干仍在艰辛地救治烧伤患者,基本维持住我国烧伤治疗水平并有所提高,治愈若干Ⅲ度烧伤面积超过 90% TBSA 的患者。

1969 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批受重创的烧伤单位重新崛起,新建了一批烧伤救治单位,新增一批年轻烧伤医务工作者,迫切需要重新普及烧伤治疗知识。1970 年国家卫生部委托上海广慈医院和第七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主办了全国烧伤学习班,对提高新参加或已多年未进行烧伤救治的烧伤医务工作者处理烧伤的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一本烧伤专著,1975 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烧伤医务工作者才主编出版了《烧伤治疗》;1977 年第七军医大学相关人员主编,第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和解放军总医院相关人员参编出版了《烧伤治疗学》。这 2 本书为文化大革命后我国烧伤医学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烧伤治疗学》于 1978 年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烧伤医学开始复苏,治疗方案有所完善,治愈率又有新的提高,1973 年北京积水潭医院更成功治愈一例烧伤总面积 98% TBSA、Ⅲ度面积 94% TBSA 的幼儿。汪昌业教授在国际烧伤会议上报告上海广慈医院、第七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分别治愈的共 10 例烧伤总面积超 90% TBSA、Ⅲ度面积 70% TBSA 以上病例,深受世界烧伤同道的赞许。解放军总医院率先建立皮库,组织人员开展了一系列低温保存皮肤的研究。北京积水潭医院还开展了电烧伤早期清创 I 期修复治疗,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患者的愈后功能。

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烧伤医学再腾飞。黎鳌、史济湘、汪良能、盛志勇、方之扬教授等复出后,已年近花甲,但无眠叹息,更无心计较恩怨,第 1 件事就是重振烧伤医学,再展宏图。其时,我国烧伤治疗虽居世界前列,但理论与发达国家比较有较大差距,复出的教授们便忙着建立实验室找准研究方向。1978 年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

院(现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率先成立烧伤研究所,迅速开展吸入性损伤、烧伤感染等方面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等单位相继新建实验室,开展烧伤理论研究。1978 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促进了烧伤研究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烧伤基础理论研究是刚起步、是跟跑,但发展迅猛,不少单位已凝聚重点,开始创新性研究。1991 年,黎鳌与史济湘教授领衔,成功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的第 1 个重大项目——《烧伤早期损害发病机理和创面愈合机理的研究》,标志着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烧伤理论研究已开始与先进国家并跑。21 世纪更有不少领域如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吸入性损伤研究,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内源性感染研究,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等的脓毒症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等的创面愈合机制研究,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脏器损害研究,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现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医院的创面修复功能重建研究,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微粒皮移植和电烧伤研究等,均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创新成果,开始领跑。现在,我国烧伤理论研究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我国烧伤医学之所以持续辉煌,源于初创期前辈铸造、植根于烧伤医务工作者骨子里的“中国烧伤精神”。家国情怀、牢记使命是其灵魂,实事求是、科学创新是其核心,艰苦拼搏、勇攀高峰是其基石,团结协作、共创伟业是其根本。

忆往昔,黎鳌、汪良能、史济湘、盛志勇、方之扬教授等年方 40,带着杨之骏、汪昌业、肖光夏、许丰勋、朱德安、杨宗城、钟德才、朱兆明、葛绳德、孙永华、陈璧、胡嘉念、汪仕良、郭振荣、吴燮卿、张明良、许伟石、邓诗琳、周一平等一群 30 岁不到、刚出学门的年轻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硬是为我国烧伤医学闯出一条“中国路”,他们的不朽传奇,将永载我国烧伤医学的史册。他们中,离去的,不是陨落,而

是升起,化作我们头顶上一颗颗启明星!留下的,耄耋老矣,却不曾停歇,依然把热情安放在烧伤这块沃土上!那执着足以打动今日挥斥方遒的青年,如人们所盼,年轻一代已经崛起!

想如今,烧伤园地不再是一枝独秀或数株寒梅,早已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区县医院都有烧伤科,省市有烧伤防治基地和协作网,英才辈出。在夏照帆、廖镇江、柴家科、黄跃生、黄晓元、李国辉、陆树良、张国安、胡大海、彭毅志、吕国忠、贾赤字、吴军、韩春茂、谢卫国等才俊带领下,烧伤医学的中坚力量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烧伤精神”,再创奇迹,重建辉煌,在世界烧伤医学的进展中,开始领跑。

看未来,中国已开始腾飞,正在向强国进军,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我国烧伤医学的新生代刘琰、郭光华、申传安、罗高兴、沈余明、官浩、张丕红等正在崛起。他们更富朝气,更有创造智慧,他们已经或正在准备接棒,接力棒传到他们手中时,他们一定会跑得更快,创建更灿烂夺目的辉煌,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时,能交出一份令党和人民满意、前辈骄傲的完美答卷。

我亲历了我国烧伤医学创建 60 年的全过程,见证了我国烧伤医学的 60 年辉煌。我为我国烧伤医学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祝愿我国烧伤医学的明天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 [1] Brigham PA, Dimick AR. The evolution of burn care fac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J Burn Care Res, 2008, 29(1): 248-256. DOI: 10.1097/BCR.0b013e31815f366c.
- [2] 黎鳌,杨宗城. 烧伤医学[M]//朱克文,高恩显,朱纯. 中国军事医学史.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544-549.
- [3] Yang CC, Shih TS, Chu TA, et al. The intermingled transplantation of auto- and homografts in severe burns[J]. Burns, 1980, 6(3):141-145. DOI: 10.1016/0305-4179(80)90056-X.

(收稿日期:2018-07-18)

本文引用格式

杨宗城. 忆我国烧伤医学 60 年辉煌[J]. 中华烧伤杂志, 2018, 34(8):497-499. DOI:10.3760/cma.j.issn.1009-2587.2018.08.001.
Yang ZC. Recalling the 60 years' glory of burn medicine in China[J]. Chin J Burns, 2018, 34(8):497-499. DOI:10.3760/cma.j.issn.1009-2587.2018.08.001.